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六五冊目次

鼎鑊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七十四卷首一卷(一)

〔明〕鍾惺訂正  
明崇禎刻本

.....

一

鼎鑊鍾伯敬訂正資治綱鑑正史大全  
七十四卷首一卷(一)

〔明〕鍾惺訂正

明崇禎刻本

天津圖書館藏

陳明卿先生叅訂

網鑑大全



呈祥館藏板

御製資治通鑑綱目序

朕惟朱子通鑑綱目實備春秋

經傳之體明天理正人倫褒善

貶惡詞嚴而義精其有功於天

下後世大矣顧傳刻歲久間有

缺訛甚至書灑與所著凡例提

要或有不同是以後人疑焉有

考異考證之作兩存其說終莫

能定朕嘗深求其故矣蓋凡例

提要乃朱子親筆以授門人使

據之以成書及書既成再加筆削則隨事立文時有小異而大體終不出乎勸懲之外豈可一致疑其間昔者五經同異賴

漢宣帝命諸儒講論于石渠閣

親稱制臨決然後歸一朕於綱

目斯有意焉特命儒臣重加考

訂集諸善本證以凡例缺者補

之羨者去之事關大義若未踰

年改元者依例正之至若漢初

紀年晉冬惟景帝中後二年舊史誤列冬十月于歲終朱子雖

以傳疑而呂東萊大事記已考正于次年晉矣此則玄從呂氏其餘書灑與凡例小異無大關

涉者悉仍其舊盡去考異考證不使竝傳所以免學者之疑惑朱子筆削之志也考訂上呈具如朕意綱目於是爲完書矣於戲是書所載自周秦漢晉歷南

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明君良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疑事悖禮咸得以折衷焉俾後世爲君爲臣者因之以爲鑒戒勸懲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圖臻于善治其於名教豈小補哉然則是書誠足以繼先聖之春秋爲後人之軌範不可不廣其傳也因命繕錄定本附以龜

例并刻諸梓以傳爰序旨簡俾  
讀者知所自云

成化九年二月十六日

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序  
朕惟天地綱常之道載諸經  
古今治亂之蹟備諸史自昔  
帝王以人文化成天下未始  
不資於經史焉我

續資治通鑑綱目序

太宗文皇帝表章五經四書輯  
成大全綱常之道粲然復明  
後有作者不可尚已朕祇承  
不緒潛心經訓服膺有年間  
閱歷代史書舛雜浩繁不可

殫紀惟宋儒朱子因司馬氏

資治通鑑者爲綱目權度精

切筆削謹嚴自周威烈王至

於五季治亂之蹟瞭然如指

諸掌蓋深有得於孔子春秋

之心法者也展玩之餘因命

儒臣重加校訂銳梓頒行顧

宋元二代之史迄無定本雖

有長編續編之作然采擇不

精是非頗謬槩以朱子書法

未能盡合乃申勅儒臣發秘

閣之載籍叅國史之本文一

遵朱子凡例編纂二史俾上

接通鑑綱目其爲一書始於

宋建隆庚申終於元至正丁

未凡四百有八年總三十有

七卷名曰續資治通鑑綱目

而凡誅亂討逆內夏外夷扶

天理而遏人欲正名分以植

綱常亦庶幾得朱子之意而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

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  
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

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

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

適厥中而未成也紹興初故

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

公遺橐脩成舉要補遺若干

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

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

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

可以羽翼乎聖經仍命梓行  
嘉惠天下於戲人不考古無  
以證今觀是編者足以鑒前  
代之是非知後來之得失而  
因以勸於爲善懲於爲惡正  
資治通鑑序

道由是而明風俗以之而厚  
所謂以人文化成天下者有  
不在茲乎用述其槩冠於篇  
端以垂示無窮焉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

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

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槩括

以就此編蓋表歲以晉年

之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

依舉要亦而因年以著統

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大書以

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

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

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

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

而分注以

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之者有四拜罷而見

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也

有遂上言其終者有詳陳

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

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

事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

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

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市

筭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

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

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

周於上而

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

矣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衆

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

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

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

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

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

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

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朱子與訥齋趙氏師淵論綱目手書

綱目看得如何得爲整頓續成一書亦佳事

也

綱目能爲整頓否得畱念幸甚

通鑑綱目以眼疾不能細看但觀數處已頗詳盡東平王蒼罷歸藩連下文幸鄴事元本漏已依所示者補之矣此書無他法但其綱欲謹嚴而無脫落目欲詳備而不煩

朱子綱目手書

冗耳

綱目想閑中整頓得儘可觀恨相去遠不得相聚討論也

通鑑綱目次第如何有便幸逐旋寄來

所補綱目幸早見示及他卷不知提要曾爲一一看過否若閑中能爲整頓得一番亦幸事也巡幸還宮當如所諭但其間有事者自當隨事筆削不可拘一例耳後漢單

于繼立不書本以匈奴已衰不足詳載如封王侯拜三公行赦宥之類耳更告詳之却於例中畧見其意

閔中了得綱目亦是一事不知已至甚處自古治日少亂日多史書不好看損人神氣但又要知不柰何耳某今此大病幾死幸而復蘇未病時補得稽古錄三四卷今亦未敢接續整理更欲續大事記熙寧以後亦覺難措手也此恐他日斧累賢者用功亦不多也

所補綱目今附還亦竟未及細看不知此書更合如何整頓恐須更以本書目錄及稽古錄皇極經世編年通載等書參定其綱先令大事都無遺漏然後逐事考究首尾以修其目其有一時講論治道之言無綱可附者唯唐太宗紀中最多雖以事類強

而附之然終未安不知亦可去其太甚否而於崩葬處作一總敘畧依次序該載如何某衰朽殊其次第了得禮書已無餘力此事全賴幾道爲結裏了却亦是一事也又如稽古錄中書龍亡事時或不著其用人姓名無以示懲而作戒此亦一大眼目不可不明著其人與其交黨之尤用力者使其遺臭無窮爲萬世之明鑒也

資治通鑑綱目發明序

先正朱文公先生修通鑑綱目  
觀其自序有曰歲周於上而天  
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  
槩舉而鹽戒昭萬目畢張而幾  
微著則知先正致力是書者其

通鑑綱目發明序

有補於世教甚不淺也又曰是  
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  
慨然有感於斯又曰因述其指  
意條例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  
則知先正注意是書其有望於  
後人發揮而講明之者亦不甚

淺也且夫先正書法有正例有

變例正例則始終興廢災祥沿  
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類

義固可見若其變例則善可爲  
法惡可爲戒者皆特筆書之如

張良在秦而書曰韓人陶潛在

通鑑綱目發明序

宋而書曰晉處士楊雄在漢而  
書曰莽大夫呂后在一統之時  
而以分注紀其年武氏改號光  
宅而止書中宗嗣聖之類是皆  
變文見意者也至於其間微詞  
奧義又有不可得而徧舉如陶

佩以藩鎮入擊賊而必書溫嶠  
以陶侃討峻褚淵以舊臣爲司  
空而必書於齊王道成稱帝之

下唐宋文主及邪佞之臣也而

卒書其爵五代馮道失節之人  
也而卒具其官凡若此類殆未

易察儻徒習其句讀而發究其

指歸則先正書法之義隱矣此

固鯁生所以妄意發明有不容

自己者況是書之作其大經太

法如尊君父而討亂賊崇正統

而抑僭僞襃名節而黜邪佞貴

中國而賤夷狄莫不有繫於三  
綱五常之大真所謂爲天地立  
心爲生民立極爲先聖繼絕學

爲後世開太平者也管孟軻張  
以孔子作春秋與抑洪水虧魏  
狄放龍蛇驅虎豹者異事而同

功切謂綱目之作其有補於世  
教殆亦有得於春秋之旨皆所

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

泯是烏可不講究而發揚之哉

今茲所述止欲發明書法指意

使之顯著而已其間亦有先儒

已嘗議論者則不復述或雖已

有議論而指意不同者則自以

已意附見又有雖當發明而先

後義例相類如是者亦不重繩

求其大要不過如是雖未能盡

通奧自然於其大義亦或畧見

通鑑目發明序

萬分之一世之君子儻因瞽言

而不徒以史學視之亦足以無

負於先正之志矣管見之愚如

此幸毋謂其僭後學遂昌柘溪

布衣臣尹起莘謹序

資治通鑑目後序

春秋魯史之舊名也編年魯史之舊制也策書魯

史之舊文也夫子述而不作孰謂春秋爲作曰其

事則述其義則作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

伯圖嚴君臣辨内外懲惡而勸善其要歸於撥亂

世友諸正筆則筆削則削非聖人孰能作之

春秋史也而謂之經自聖經孤行三家各以所聞爲

傳舛午異同不能盡合於聖人之意學者病之然

其大經大法所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固非專門名家之

流所能掩蔽之也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

細大不捐猥譏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由

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

矣獨司馬公處史法廢墜之餘茫然遠覽推本荀

悅漢紀以爲資治通鑑一書凡一千三百六十三

年之事珠貫繩聯粲然可考而春秋編年之法始

復其功可謂偉矣若策書之法公嘗著於稽古錄而不引之於此以相附近廣記備言曲暢旁通包

括既衆前後相承若長江大河順流東趨雖欲盡爲界限而莫可得蓋其詳固未易記識而其大要亦未易以槩舉也至於帝曹魏而寇蜀漢帝朱梁而寇河東繫武后之年黜中宗之號與夫屈原四皓之見削楊雄荀彧之見取若此類其於春秋懲勸之法又若有未盡同者此子朱子綱目之所爲作也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一年之內綱別其條一條之下採摭其要井井有條如指諸掌細故浮辭固就刊削至言確論復多增補簡而周詳而整綱倣春秋而參取羣史之良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至於大經大法則一本於聖人之述作使明君賢輔有以昭其功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難制之變難斷之疑皆得參驗稽次以合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後世權謀術數利害苟且之私一毫無得參焉則是繼春秋而作未有若此書之盛者也況於兼策續之制會文質之中不使孤行以啓後世異同之說其亦毫髮無遺恨矣或曰然則此書之作曷爲不繼春秋繼

先生呂公之爲大事記也固接於獲麟且託始而迷先幾齊居感興亦卽言之矣今而不易何也日之書本春秋之旨者也故續獲麟而無嫌綱鑑有通鑑而有綱目其間蓋欲晚歲稍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焉者然其大經大法之所存是豈秦漢以後操觚執簡之士所能歷其庭而涉其級哉歲在庚午方子始獲傳此於嗣子寺正君而服膺焉試吏南來負以與俱會建安真侯德秀惠臨此邦暇日取而讀之喟然歎曰大哉深乎信春秋以來未有有也爲人君而通此書足以明德威之柄燭治亂之原爲人臣而通此書足以守經事之正達變事之權蓋窮理致用之總會而萬世史筆之準繩規矩也概郡計董董無乏乃相與隱覈滲漏之餘財復求寺正君新校之本參定而鋟諸本蓋將

上碑乙夜之觀覽而下淑學者之講明閱歲書成而